



如何说再见

世上所有女子都摆脱不了琐碎的心事，
可是，我却不得不提早弃权，
然而，在时间无边无涯的荒原里，
十八岁和八十岁是没有分别的吧……

亦舒作品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如何说再见

亦舒作品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亦舒作品集 加拿大亦舒著·—北京：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99.11

ISBN 7-104-01155-2

I. 亦… II. 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62245 号

图字：01—1999—2902 号

亦舒作品集 如何说再见 ④1 亦舒 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：100086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广州市番禺区官桥彩色印刷厂 印刷

5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：3001—6000 套

ISBN 7-104-01155-2 (I·47) 全套 45 册 定价：438.00 元

本册：9.00 元

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(卫斯理)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，造成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现象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！

李育台接到校方通知的时候，正在开会，助手探头进会议室，向他使个眼色。

李育台会意，找个藉口，悄悄出来，低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助手伍和平笑道：“校务处急找。”

李育台忽然气馁，“我走不开。”

“我找张志学替你。”

“凭什么一个小学老师可以把我支使得团团转，真讨厌，学生到了学校，已是他们责任，何用动辄惊动家长，我有正经事要办。”

伍和平笑，“因为当中隔着一只玉瓶儿，投鼠忌器，不能发作，张先生说他马上下来，你赶快去走一趟吧。”

李育台取过外套，揉揉眼，“这一年，我是真的累了。”

“去吧，过了今天再说。”

李育台连苦笑都没有力气，立刻驾车到明辉小学去。

到达校务处，经过通报，老师带着他七岁的女

· 如何说再见 ·

儿李纪元出来。

李育台把手放在女儿肩上以示支持，静静等老师发话。

那老师满脸笑容说：“李先生，李纪元今午骂同班同学吴瑶瑶是只猪，并且把她推跌在地，故记小过一次。”

李育台十分意外，他问女儿：“你真的那么做？”

李纪元笑一笑，点点头。

老师继续说：“我们一向希望家长助校方一臂之力，帮忙教育学生。”

“我回去会同她说。”

那老师仍然在笑，李育台开始怀疑那笑脸是一只精工绘制的面具，只听得她愉快地报告：“李纪元已经有三次小过，升为一次大过，两次大过，必需离校。”

李育台不得不施展他多年涵养心得，微微欠一个身，不发一言，领走李纪元。

纪元上了车，向父亲说：“让我们去吃冰淇淋。”

就在这个时候，李育台伏在驾驶盘上，忽然落下泪来。

连他自己都讶异，这眼泪从何而来？他李育台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，堂堂男子怎么被一名小学教师说两句，就怆然泪下？

是太过疲倦，抑或午饭时多喝了一杯？

纪元看到父亲的眼泪，大吃一惊，呆住噤声。

半晌，李育台取出手帕，揩揩鼻涕。

他告诉女儿，“我看，我们还是先回家再说。”

纪元眼睛看窗外，“其实，是吴瑶瑶先取笑我，可是老师总是偏帮她，因为她功课好。”

李育台将车子驶离校舍。

纪元说：“我想转校。”

李育台忽然问女儿：“吴瑶瑶真的像只猪？”

“不，”没想到纪元这样答，“班上至漂亮是她，她长得像公主。”

李育台说：“有时，即使我们真看见一只猪，也得客气点。”

纪元问：“该说什么？”

李育台想一想：“说猪的全身都有用吧，猪皮可做手袋，猪肉可以吃，猪骨可做——”

纪元大笑，但是连李育台都听得出来，那孩子的笑声里并无笑意。

果然，纪元接着说：“我想念妈妈。”

李育台答：“我也是。”

纪元气恼地流下泪来，“吴瑶瑶的妈妈天天亲自来接放学。”

李育台把车停在一角，拥抱着女儿，喃喃道：“我肯定她是一只猪。”

他再次潸然泪下。

纪元抽噎，“我希望妈妈仍在我身边。”

李育台泪流满面，说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，皆因未到伤心处罢了。

到了家，李育台松了松领带，躺在沙发上，女

· 如何说再见 ·

佣斟上一杯茶，他累极闭上眼睛。

纪元跑进房里看电视，浑不把记过之事放心上。

电话铃响，女佣跑过去听，抬头说：“是伍和平小姐。”

李育台挥挥手，“告诉她我已经死了。”

终于还是接过话筒讲了几句公事。

他重新回到沙发上，居然一下子就睡熟入梦了。

有人替他覆上被褥。

他挣扎一下，看到亡妻站在他面前微笑，明知是梦，仍不胜欢喜，“是你吗，雅正？”

雅正握住他手，“缘何伤心，育台？”

“雅正，回来吧。”

“你与纪元好好生活，勿以我为念。”

“雅正，如你不能回来，不如我随你而去，省却多少烦恼。”

“那么，纪元呢？”

李育台负气说：“她一样会长大成人，把她托给舅舅舅母好了。”

“那对纪元太不公平。”

“她是那么难带的一个孩子，统共没有她母亲的温驯纯良。”

“只余你支持她了，耐心点。”

育台烦恼，“我已尽力，我无力独自抚育她。”

就在这时，育台看到亡妻落下泪来。

他一惊，“雅正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再加把力，雅正——”

有人推他，“先生，先生，伍小姐来看你。”

育台睁开眼睛，看到年轻的伍和平含笑站在他面前。

他揉揉面孔，“你来了，多谢关怀。”

“没有什么事吧？”

“明日替我找找有哪家学校收插班生。”

伍和平坐下来，“问问加拿大国际学校吧。”

“也好。”

“不过孩子的中文程度——”

“随得它了，这也是命运的安排。”

“或许你需要一个长假。”

“那是不够的，和平，最好余生都躲起来放假，不问世事。”

和平掩嘴笑，“我们会想念你的。”

“想念我？多一个少一个李育台，有什么分别？”

和平轻轻说：“对至亲友好，有极大分别。”

李育台不语，他不是不知道这位年轻小姐对他有特殊好感，只是无心无力。

过一会儿，伍和平说：“我走了，明天见。”

“不送。”李育台替她开门。

和平笑一笑，“我是熟人。”她翩然离去。

李育台走进女儿的房间，发觉纪元伏在枕上。

“纪元。”

她翻过身子，“爸爸，爸爸，我梦见母亲。”

· 如何说再见 ·

“纪元，”李育台紧紧搂住女儿，“我们父女一起放假可好？”

纪元一怔，“不上学？”

“对，你不上学我不上班，我们离开这个地方，到别处去渡假。”

“多久？”

“还没定，一年、两年，谁在乎。”

“可是我的功课呢？”

“管它呢，将来再补好了。”

“妈妈知道了会怎么说？”

“妈妈不过想我们生活得快快乐乐。”

“真的吗，爸爸，你真可以整天陪着我？”

“我会尽量尝试。”

第二天，李育台到了办公室，第一件事就是找他的合伙人陈旭明。

“阿旭，我有事商量。”

那老陈抬起头来，“说呀。”

“我想放假。”

“多久？八月不行，我要去英国看一对子女。”

“阿旭，我想放一年。”

老陈的咖啡杯险些捏不牢。

他叹口气坐下来，“我一生命不好，我的父母我的老婆我的顾客都不好侍候，天可怜见，叫我找到一个好拍档，现在你又怎么了？”

“阿旭，我想在女儿成为问题少年之前与她亲

近些。”

陈旭明哼一声，“你自己想逃避才真，你受不了压力，你想躲到波拉波拉那样的珊瑚岛上去每天下午一时开始喝椰子酒，余生醉倒算数！”

“阿旭，与你谈话真是愉快。”

“育台，我知你想念雅正，你不接受她英年早逝，可是有些打击必需坚忍，育台，公司不能没有你。”

半晌李育台答：“我也不能没有雅正。”

“你不能迁怒于我，那太不公平了。”

李育台反问：“世上有公平事吗？雅正为何只活了三十二岁？她的生存妨碍了谁？你说！”

陈旭明呆半晌，“你仍然悲愤。”

“是，余生我都会如此。”

“这种态度会影响孩子心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育台充满内疚。

“你应该带着纪元走出茧来才是，怎么反而要带着她躲起来？”

李育台无限凄凉，“走出来，走到何处去，什么人什么地方会接收我们父女？”

陈旭明瞪着他，“育台，你们随时可以到我家来，我与内人无限欢迎。”

“你不知道我俩在这一年内变得多么孤僻。”

“育台，恕我无礼，这世上，丧妻不只你一人，即使是如此大的悲剧，也天天在发生中，你总得振作起来。”

“我需要假期。”

· 如何说再见 ·

“不，”老陈说，“你需要更忙碌的工作。”

李育台光火，“喂，你不是我的家长。”

“你带纪元去迪士尼乐园吧，两个星期。”

育台拍拍双腿，“你得问过它们愿不愿意回来。”

老陈静了下来，“育台，试接受我的宝贵意见，不关心你，不会说那么多。”

“吴景辉觊觎这家建筑公司已有好几年，我愿意将股份卖给他，然后过归隐生活。”

“我一直以为你痛恨吴景辉。”

“我不恨他的钱。”

“育台，你考虑清楚。”

李育台看着窗外，“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”

老陈问：“那位心理医生帮不到你？”

“那样大的一个刀伤，三五十年内没有痊愈希望，不必劳神伤财了。”

老陈受他影响，亦觉乏味，“真是，像你与雅正那样恩爱的夫妻……而那些天天吵闹的冤家却……”他词穷，讲不下去。

这时李育台反而说：“天妒红颜。”

老陈苦笑，“中国成语把人生每一种处境都形容得淋漓尽致。”

李育台背着老拍档。

老陈知道他伤心欲绝。

他安慰他：“雅正不希望看到这样，育台，她

生前怎么说？”

李育台仰起头，“你说得对，阿旭，我过一阵子会好的。”

那天黄昏下班，他把纪元接到舅舅舅母家。

谢中之教授是雅正的哥哥。

谢太太一见纪元，立刻把她延入书房，开着音乐，与她细谈。

谢中之斟一杯啤酒给妹夫，“育台，你看上去可怕极了，脸色苍白，瘦削如骷髅，西装与领带统统不配色，雅正会怎么想？”

“昨日下午我梦见她，这还是她第一次入梦来。”

谢教授歉疚不语。

“她为我们担心得哭泣，在那个时候，纪元也梦见她，可见她也放不下我们。”

“育台，她已在一个更好的地方安息。”

李育台沉默。

“或许，你愿意把纪元放在我这里寄宿。”

“永不，余生她会跟着我。”

看到一个高大英俊的壮年男子如此伤心偏激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。

何况他还带着一个更加伤心更加孤僻的小女儿。

这时小纪元自书房出来。

谢教授看着她，“听说你要去渡假？”

那孩子如此板着脸回答她舅舅：“我只想与我

· 如何说再见 ·

爸爸在一起。”

“你可要与嘉敏嘉华表姐一起过暑假？”

纪元口气如大人：“不，我与她们没有共同兴趣。”

“舅舅可以帮你做什么？”

“可否叫妈妈回来。”

在场的大人叹息。

谢教授终于同妹夫说：“我不赞成辍学渡假。”

“中之，你的观点何其世俗。”

“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世界里。”

“你不必提醒我。”

“可是，”谢教授说下去，“人有权追求快乐。”

李育台笑了，“我知道你会支持我。”

“小纪元同她母亲小时候似一个印子。”谢教授感喟。

李育台答：“我早发觉了，笑的时候，嘴角先朝下弯一弯，然后才往上扬，活脱脱是一个小小谢雅正。”

谢教授抬起头，“我应该祝你再度找到幸福。”

“我不会再去费时寻找那个，你不如祝我与纪元好好存活。”

“我很肯定你们会克服困难。”

谢太太这时在一边说：“可是育台你也得多吃点，太瘦不好看。”

“父女的头发也该理了。”

“是的，多谢贤伉俪关心。”

父女离开了谢家，不约而同松口气。

“唏，”纪元说，“舅母越来越噜嗦，她与嘉敏嘉华两姐妹专管些琐碎事，像什么衣服配什么鞋子，什么窗帘配哪张沙发，累死人。”

李育台同女儿说：“你母亲从来不那么。”

纪元完全认同，“是，妈妈至大方不过。”

父女忽然接着笑起来。

从此就是他俩相依为命了，李育台感慨，直到纪元成年，组织她自己的家庭，那时，他这个孤老头子已经尽了责任，随时可以息劳归主。

他决定逐步实现他渡假的计划。

那天回到家中，伍和平在等他。

他意外，“和平，你已经下班了？”

“我知道，出版社把摄影集样版送到公司来，我猜你会想第一时间看到它。”

“呵，”李育台丢下外套，“在哪里？”

伍和平自手提袋取出那本样版书。

李育台双手有点颤抖，他接过那本书，黑白封面正是他的女儿李纪元，那是一年前的照片，小女孩大大的双目透露出无奈，摄影集的名字叫如何说再见，右下角是小小的一个名字：谢雅正。

李育台闭上双眼。

伍和平温和地说：“印刷非常精美，编排大方雅致，说明动人，出版社负责人陈先生说，谢女士

· 如何说再见 ·

会觉得满意。”

李育台连忙说：“是，是。”

“摄影集里一共有三百六十五张照片，每一张都感动我，这是一个母亲可以送给女儿的最佳礼物。”

李育台说：“如果她还在生，就不需要这种礼物。”

伍和平还想说什么，纪元走过来。

“呵，这是妈妈过去一年替我拍摄的照片。”她接过摄影集去看。

伍和平说：“我走了。”

这次，李育台送和平到楼下。

他这样说：“下班找些娱乐，看个戏吃个饭，照我所知，公司里的王志学及吴秉熹等人都想约会你。”

和平微笑，半晌才说：“我与他们并无共同兴趣。”

李育台嗤一声笑出来。

和平意外地看着他。

“这话是我女儿的口头禅。”

伍和平一怔，过一会儿才说：“我已经二十一岁了。”缓缓转身离去。

李育台回到家，独自轻轻翻阅摄影集。

如何说再见。

那是职业摄影师谢雅正告别生命的心理历程实录。

她自知只余一年生命，在医生断症之后，做出准备，向这个世界告别。

她的心境出乎意外的平和，有时候，甚至不是不愉快的。

她带着她的摄影机，亲昵地摄录她双眼所见最后映象：她的伴侣、她的女儿、她的亲友、她相熟的肉食店与时装店、她最常去的图书馆，她养的盆栽、金鱼及一缸蚂蚁，她喜欢吃的食物糖果……都到了道别的时候，无限依依。

她并没有悲愤不平之心。

有一张照片，自女儿房间窗口摄出去，一弯新月，窗纱拂动，一只旧玩具熊扔在窗台上，说明是“纪元是我最好的药疗”。

时期是去年六月尾，那时，雅正的头发因电疗已经掉得七七八八。

她对丈夫说：“如果我烦恼，你一定急躁，那么，纪元必然彷徨。”

一个疗程四个月，丝毫不见起色，肿瘤长得更大。

谢雅正八岁丧母，对母亲的记忆微之又微，想起母亲，觉得空虚，伤感，现在眼看同样的事要发生在纪元身上，十分歉疚。

“我将送一本摄影集给她。”

与出版社商量，负责人一口应允，他们名下有谢雅正五本摄影集，统统赚钱，这一本题材虽然悲怆，也决定一试。

谢雅正立刻开始工作。

在序中，她这样写：“爱女纪元，原本，我打